

澳洲诗人杰里·克罗尔母性思想的解读 ——以诗歌《瞬间》《二十四周》为例

徐 洲

(西昌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澳大利亚当代女性诗人杰里·克罗尔的儿童诗集《野兽的爱》的主题围绕着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思想,描述了其在孕期、生产和育儿阶段的切身感受。从母性思想的萌芽、激发角度,对其诗歌《瞬间》和《二十四周》进行分析解读,探究诗歌中母性思想的体现。

关键词:杰里·克罗尔;母性思想;《瞬间》;《二十四周》

中图分类号: I611.07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20)04-0092-04

Study on Jeri Kroll's Motherhood Ideology: Taking the Poems *Quickening* and *At 24 Weeks* as Examples

XU Zho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13, China)

Abstract: *Monster Love*, a collection of children's poems by contemporary Australian female poet Jeri Kroll, focuses on women's innate maternal thought and describes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during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child rear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rigin and stimulation of maternal thought, we analyze and interpret her poems *Quickening* and *At 24 Weeks*, and explo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maternal thought in her poems.

Keywords: Jeri Kroll; maternal thought; *Quickening*; *At 24 Weeks*

当代社会,对于女性尤其是成年女性的心理发展问题早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著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妮·罗森巴赫·多伊奇(Helene Rosenbach Deutsch)根据其母性经历和临床经验指出,母性是指母亲与孩子生理、情感和社会等方面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怀孕、分娩、哺乳和抚养等过程,同时也是母性的试金石^[1]。多伊奇认为,怀孕是女性性行为的延续,是女性同客体世界之间关系体验的延伸,是女性的性心理正常发展的体现。对于正常女性来说,其子宫里的胎儿是其“早已确立的理想自我的化身”。女性因腹中的新生儿及其所带来的共存感和新的情感可能性而获得身心的扩展,这种扩展的主观感受会相应地促进女性母性能力的提升。美国女性作家托尼·莫里森认为,母性不仅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经历。作为母亲的经历,母性以关注母亲-子女关系为核心,母亲在子女互动的过程中不仅能够自我赋权,还可以引导子女

实现成长与发展^[2]。母亲的孕育过程中,胎动也是一种奇妙而神圣的互动过程。而所谓“母性思想”,就是强调母亲或女性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够改造公共生活的道德观。其核心观点认为女性拥有她们作为母亲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一套情感上的偏好,这种独特的思考模式或情感上的偏好具有特殊的价值,可以给我们的政治生活注入新的活力。在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中,母性思想曾以其独特的关怀视角以及对母亲这一角色之独特道德价值的重视而独树一帜。文学作品中对于“母性思想”的研究多为具象性的故事情节描写,偏向于客观性地叙述。而诗歌,以最凝练的文字传递时间与空间、物质与精神、理智与情感,意象是诗歌表达主旨和感情的重要载体。诗歌本身包含的丰富社会生活内容和艺术内涵,诗歌语言的独特的美与和谐都使它们具有无穷的魅力。澳大利亚当代女性诗人杰里·克罗尔将孕期的切身体会融入自己的

诗歌中,呈现出一幅幅生动而真实的画面,同时也让人不禁思索着“母性思想”的点滴渗透。

一、诗人杰里·克罗尔及其母性思想的萌芽与形成

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母爱是与生俱来的,母爱也被看作是爱的最高形式。但人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与生俱来的只是动物的本能,这种母爱是盲目的、自恋自怜的,并不是爱的高级阶段。美国发展心理学家洛布森和莫斯做过这样的研究:对母亲而言,生下来四五个星期的孩子唤不起母亲稳定的情爱,换句话说“孩子是孩子,母亲是母亲”;而孩子两三个月大,会对母亲的面孔有反应时,母亲才会有为人母的真切感受。洛布森和莫斯的研究表明,并非在完成生理上的生产后,真正意义上的母亲就产生了,母爱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才能形成^[1]。这种针对个体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能否代表所有母亲的真正心路历程。作为母亲的女性个体,孕期身体和心理发生的一系列微妙变化,难道就不会对她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怀孕,虽是生物界中一种常见的生理行为,但对于一名女性来说,孕期各种不同的生理反应,或多或少也会影响他们的心理感受,甚至慢慢萌芽一种特殊的思想——“母性思想”。

澳大利亚当代著名诗人杰里·克罗尔生于纽约,197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移居南澳。她八岁时受到同为作家的姐姐的影响写出第一首诗,后来主要写作成人诗歌和小说。当自己的孩子出生后,她开始将重心转向儿童诗歌创作。诗歌《瞬间》和《二十四周》均选自于其儿童诗集《野兽的爱》。该诗集的主题围绕着女性与生俱来的母性思想,描述了克罗尔在孕期、生产和育儿阶段的切身感受。作为母亲诗人,儿女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创作对象和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孕期,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是一个新鲜而又特别的阶段。每个人做起母亲来都差不多,任何花招都无法以和平方式将从这种职业中解放出来,而怀孕则是学习成为母亲的新兵训练营。克罗尔在诗歌《瞬间》和《二十四周》中描绘了其在怀孕期间所感受到的微妙胎动,新生命的孕育触发了其创作灵感。随着胎儿一天天地长大,不知不觉中,克罗尔的身心逐渐发生了一系列奇妙的转变。母亲与胎儿的联系是神奇而特别的,是母亲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胎儿在母体内不仅能看到、听到、感觉到很多东西,而且他还能体会到母亲所感觉和思考的问题。母亲的愤怒、不安、悲

哀、开心等各种情绪,都会让身体分泌出来的激素及其大脑生成的物质通过胎盘传给胎儿,这样就会使得胎儿陷入和母亲一样的精神状态。同样,作为母亲的克罗尔,身体的各种变化,让她的情绪起伏不定,内心深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心中有了一丝作为母亲的甜蜜。随着胎儿一天天长大,克罗尔的身体逐步演变为一个真正的“孕期的女性”,身体所感受到胎儿的一举一动,心底荡漾着初为人母的喜悦,内心深处慢慢萌芽传统的“母性思想”。

二、母爱之初体验

诗歌《瞬间》(Quickening, 1990)。选自诗人杰里·克罗尔的诗集《野兽的爱》,诗歌中生动而形象地呈现出克罗尔在怀孕时所切身感受到的奇妙胎动,全诗汉译如下:

你轻抖着,如同梦中的猫
轻如胡须
刺痛我的手腕
我感觉到你的存在
跳动的脉搏,挥舞的小手
紧闭的双眼
似漂浮一般,梦的碎片
早已记不清
每晚床上躺
期与你梦中相伴

美国诗人及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写到,“所有男女共同拥有的一段不可否认的经历,即我们在某个女性身体中长达数月的成长期……我们大多数人从女人的角度首次了解爱与失望,刚与柔为何物。这一经历在我们身上打下烙印,它将伴随我们一生,甚至持续到我们弥留之际”^[4]。怀孕时,肉体与心灵的生活不再努力区分彼此,而是不可避免、历史性地交织在一起。有关怀孕的作品详述了宝宝每周的成长情况,包括宝宝慢慢长出小小的手指和脚趾,完美的小指甲,以及那双没有眼睑的无辜的大眼睛。人们积极地试着同这种生物交流。大多数书籍认为在怀孕的第十四周,母亲便可感受到宝宝在活动。我们所能见到的所谓对胎动的描述,都较为抽象且浅显,似乎总感觉是空洞而遥远,不贴近真实社会的情景。因而,人们无法真实地感知到,孕期胎动对于一个女性的身体和心理所带来的奇妙转变。作为一名母亲诗人,克罗尔在其诗歌中,用自身所感知到的一切,为读者描绘了一个个温馨而又新奇的画面。

《瞬间》全诗共十行,描写了一位母亲逐渐与胎

儿建立情感纽带的过程。在该诗歌中,克罗尔把自己在孕期的感受和情感的变化通过明喻的修辞手法贯穿于自己的诗歌描写中。诗第一句用第二人称,以对话形式展开“你轻抖着,如同梦中的猫”,为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而鲜活的画面。孕育着新生命的母亲,以这种自言自语对话的方式,和腹中的胎儿进行着交流沟通。简单的一句开场白,却满溢着暖情与爱意。第三句“轻如胡须,刺痛我的手腕”,如同是胎儿在回应母亲的召唤。但这种回应是轻轻的,若有若无的,如同胡须一般,克罗尔用“刺痛”这样的词语,表现出胎动带给一个母亲异样的身体反应。因为这样的身体变化和内心感受,是克罗尔之前从未有过的。但正是这样看似“异样”的身体变化,才让克罗尔内心慢慢发生了变化,萌芽了一种特殊的情感。第四句“感觉到你的存在”,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自豪而满足的宣告,一个拥有了胎儿的母亲,便仿佛拥有了全世界。第五句“跳动的脉搏,挥舞的小手,紧闭的双眼”,描述了胎儿在腹中三种不同的状态,这些身体能感知,而肉眼看不见的画面,通过作为母亲的克罗尔用语言描述,生动地展现出来。每个孕育中的母亲,对胎动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像蝴蝶轻轻扇动翅膀;像波浪轻柔地翻滚;像皮球蹦蹦地不停弹跳。在克罗尔看来,它更像是一只慵懒的“小猫”在轻轻地颤抖着。猫,是多么敏感的存在。如若把腹中的胎儿比喻为猫,就如同是在描绘一个洒满阳光的闲暇午后,大腹便便的母亲躺在椅子上,温柔地轻抚着肚子,腹中的小生命给予懒懒的回应。静静地,淡淡地,却又不经意地触动母亲的身体。时而安静,犹如酣睡的猫;时而如胡须划过一般,扎刺着母亲的手腕;时而挥舞着小手,调皮地伸展着幼小的身躯。当感知到胎动的瞬间,克罗尔才真正成了一名母亲,内心深处的母爱慢慢萌芽。胎儿的安静,舞动,跳跃,都让她初尝到母爱的甜蜜。初为人母,这种神奇又新鲜的感觉,又似乎是极其陌生的。在诗歌第七行中,克罗尔将胎动描述为“漂浮一般”“梦的碎片”,像是在表明,她感知到的胎动变化,是与真实生活相异的,忽而真实地存在着,忽而虚无缥缈般地消失不见。这种神奇又独特的感受,带给克罗尔如同梦境般的享受,也让她初尝了母爱的甜蜜。如同该首诗歌的题目“瞬间”,所有的感受都像是刹那间猛然发生一般,没有预期的幻想,也无法预料到未来的变化。这样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孕期中,每一个母亲都不会拥有同样的胎动反应,而同一个母亲在不同阶段,甚至是一天中的不同时刻所

感受到的胎动,也是不尽相同的。诗歌最后两句“每晚床上躺,期与你梦中相伴”,这是一个孕期中母亲最质朴却又最温暖的期许。腹中的胎儿,早已成为自己身体不可分割的重要存在。每时每刻,都让作为母亲的克罗尔产生着憧憬与幻想。

三、母性思想的激发

在杰里·克罗尔的诗集《野兽的爱》中,对母性思想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更为明显的是另一首诗:《二十四周》(At 24 Weeks, 1990)。《二十四周》全诗只有简短的九行,整首诗用了四个隐喻,一个明喻。克罗尔用这种巧妙的形式构思暗示了自己孕育胎儿的奇妙感受,全诗汉译如下:

时而翻腾,像停息的鱼
猛击的门,喧哗的言语,渐渐平息
你的心跳,与我喃喃细语
你慢慢长大,在这个犹如鱼缸的温床
我的肚子是磨砂的玻璃,透过它,你拥抱着世界

听潮涨潮落,那是血液流动的韵律
我能够给你的,只是这一次
用我的身体,践行着这个诺言
我,是你的海洋

整首诗歌的基调是跳跃灵动的,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的是一个有温度,有声音的场景。诗的第一句是明喻,克罗尔将腹中的胎儿比喻为“一条鱼”,鱼是游动的,鲜活的,像胎儿在母亲腹中那样真实而鲜活的存在并生长着。对于母亲来说,尚在腹中的胎儿,俨然已经是一个真实世界中鲜活的存在。鱼,光滑的身躯,难以用手掌控,如同胎儿此时的一举一动,都自由无比地像鱼儿一样在母亲腹中遨游。将胎儿比作“鱼”,那是因为此时的胎儿所处的地方——“子宫”,是一个能让他自由伸展、游动、生长的空间。更体现了作为一个母亲,克罗尔多么希望自己的宝宝能有着温暖且无边无界,如同大海一般的深沉但又包容万物的生长环境。第二行和第三行,克罗尔描写胎儿在腹中的活动状态,“猛击的门”“喧哗的言语”和“喃喃细语”,动静结合,真实地展现出孕期母亲所感受到的不同胎动。胎动,是大自然赋予母亲第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大多数关于“成为母亲”的描述,都认为在婴儿诞生的那一刻,母亲才真正与自己的孩子有了亲密的联系,而笔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从第一次感受到胎动的那一刻起,“母亲”这个概念便被赋予了真实而生动的意义。胎儿在腹中轻轻挥舞着小手,摇晃着脑袋,踢动着

小脚,嘴巴一咧的微笑,眉头轻皱。感受到胎儿的一举一动,如同心灵交汇一般融洽,都让克罗尔内心激荡着暖暖的爱意。内心深处逐渐迸发的母性,正随着胎儿的长大而慢慢被激发,正如同诗中所说,“你的心跳,与我喃喃细语”。第四行和第五行是隐喻,诗人将自己的整个身躯比喻为“鱼缸”,自己的子宫比喻为“磨砂玻璃的温床”,“鱼缸”和“温床”是房屋、居所的象征,意味着母亲的身体对腹中的胎儿而言,就是一个温暖而安全的庇护所。自古以来,人类对于母亲的描述,都归为“奉献”的类别。现实社会中大多数媒介所宣扬的母亲形象,亦总是“牺牲”为主。克罗尔这样的描述,却让人感觉是一种自愿的温情状态。“鱼缸”是圆形的,巧妙地展示出孕期中母亲的身体外形,日渐变得圆润而庞大的身躯。“玻璃”本是透明的,但克罗尔却说是“磨砂玻璃”,因为这样胎儿就如同躲避在一个不会被外界所轻易侵犯而窥视的环境里。简简单单的一个词语,却体现出了母亲对腹中胎儿强有力的保护欲和爱意。第五行“拥抱着世界”是一种生活化实则虚幻的场景,腹中的胎儿尚未出生,但作为母亲,却早已想要带他领略这个世界的美好,迫不及待地想与他分享生命的点滴。作为母亲,对于克罗尔来说,腹中的胎儿就意味着全世界。这世上的万物,都将作为礼物馈赠予这个即将诞生的小生命。可作为母亲的克罗尔心存一丝忧虑,这世界总是变幻莫测,如同第六行所说“听潮涨潮落”,她已经开始忧心着即将出生的胎儿会面临着真实世界的一切挑战。第七行和第八行,“我能够给你的,只是这一次。用我的身体,践行着这个诺言”。克罗尔像是在对腹中的胎儿许下承诺。但这个诺言又似乎是卑微而渺小的,克罗尔能够带给腹中的胎儿,仅仅只是保护好自己身躯,为这个生命提供安全的成长空间。对母亲而言,腹中的胎儿是她人生中最珍贵的存在,她愿意为之倾尽所有,无怨无悔。人们

常把母亲的爱比作大海,因为大海是激情的、澎湃的,但也是真挚的、深沉的、博大的,如母爱一般。正如诗人在最后一行中所说,“我,是你的海洋”。母爱是深沉的,如同侵入灵魂一般,是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孕育着新生命的克罗尔,内心深处不知不觉中激发了强烈而浓郁的母爱,这种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情感偏好,便是“母性思想”。

四、结语

女性主义学者波伏娃曾这样论述,“只有通过获得身为母亲的经验,女性才能实现身体的命运;这是她的自然‘召唤’,因为她整个的有机结构是为繁衍种族而设计的”^[5]。母性思想在现实中体现出的生理本质事实上是只有生育子女,女性才能成为真正的女性。孕育胎儿是成为一个女性最原始的开端,正是在这个真实的过程中,身体的微妙变化和心底产生的异样情愫,激发了作为母亲的克罗尔内心深处的母性。胎儿在腹中一天天长大,她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母亲与子女的奇妙互动,克罗尔将这些珍贵的点滴回忆融入诗歌中,用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描述,或明喻或暗喻,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幅不一样,但又温暖的孕期画面。一静一动,轻敲着母亲的心门;一颦一笑,激荡在母亲的腹中。万物之起源,生命之孕育,本就是大自然赋予的独特神奇。在母性女性主义者萨拉·拉迪克看来,母性思想不只是一套不同的价值或承诺,而且还是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母性思想”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思考方式,融入凝练的文字中,以诗歌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思考方式赋予保存脆弱的生命以优先性,并尊崇那种构成谦恭、快乐以及关心他人等价值之核心的道德类型。在克罗尔的诗歌《瞬间》和《二十四周》中,“母性思想”或许只是最原始而真实的自然表现,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出来内心深处的母爱。

参考文献:

- [1] 芭芭拉·阿蒙德.母爱向左,焦虑向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 [2] 毛艳华.流动的母性——莫里森《慈悲》对母亲身份的反思[J].国外文学,2018(5):52-53.
- [3] 蕾切尔·卡斯克.成为母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4] 宋建丽.重新认知“母性思想”与关怀伦理[J].中国妇女报,2019(5):17-18.
- [5] 张亚婷.中世纪英国文学中的母性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